

接受：新電子時代



HK人與事
東 瑞

許多朋友都說，社會發展太快，身處的環境一日千里，如果無法改變客觀環境，那就要改變自己。眼下一瞬萬變的電子時代，無法不接受有關的新事物，稍微頑抗一下，很可能就會被拋到快速運轉的社會大機器之外。

兩年前到寧波開會，歸途經上海小住。最後一夜，我和太太到上海郊區探望一位朋友即將分娩的女兒，一個小時的車程，地點偏僻，我們擔心回程太晚也怕沒車。在朋友女兒家坐了一會，心中忐忑不安，想早一點回市區的酒店。豈知年輕的女主人請我們放心，她們會負責叫的士。我們就繼續談話，也沒留意她們是如何聯繫的。十來分鐘，的士已到了樓下，上車即可。我們着實吃了一驚。朋友女兒還告之到達酒店不必付車費了，她可用手機支付，效率之快，讓我們感嘆。

疫情去年初在武漢爆發，一位湖北小

縣城的文友在封城的日子裏，買菜、買日用品通過網購解決，還有人將菜送到居處樓下。這種網購到港還在香港不普遍，起碼我沒聽說過。再之，手機付款在內地十分普及，連農村、一些偏僻的小地方，年紀很大的小販大嬸、阿伯，也懂掃二維碼，用手機交易。

對於人類來說，科技的進步，委實是一場不需要流血、看不見硝煙的大革命。比如，它的好處是，大大加速生活的進程，以前需要一兩周辦完的事情，現在兩三天就可以完成。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回國讀書，要接到海外父母的信，至少要一兩個月後，那時電報收費貴，而且以每個字計算，不是人人能夠承受得了。今天的年輕人應該無法想像這樣的龜速吧。

不知不覺，我們也看到香港在改變中。支付寶可以在香港使用了；沒想到有一次在順豐快遞郵件時，發現也全面電子

化了，先掃二維碼，然後在手機上按設置好的欄目要求詳細填寫資料。這令我很是感慨，一是你非有一部手機不可，二是你必須會一些操作，如發、轉文字（無論是手寫還是拼音打字）、複製等等這些基本技巧。如果不具備，可能連郵寄東西也需別人代勞。幸虧，服務機構既然要做成生意，也需要配合社會上的這一大改革。做事的年輕女子會一邊提示，一邊索性端起你的手機協助你完成有關程式。本來，我有點嫌麻煩，不願意多學，想到畢竟也不是經常寄東西給別人。我想還是到傳統的郵局吧。沒想到近期香港郵局也來一場悄悄的變革了，小小郵局內貼了郵電局的二維碼，也必須先掃一掃，然後按他們設置的欄目慢慢一步一步在手機上填寫，我填了三次都失敗，一方面不熟悉，另一方面忘記在最後按「完成」「確定」之類，前功盡棄。非常人性化的是，一個站在郵局

內的員工，走到正被手機電子填表弄得焦頭爛額的我身旁，對我說：「我來幫你。」話語悅耳溫暖，我不禁眼眶一熱。雖然花費一個多小時「交學費」，但很值得。沒有第一次的艱難困苦，哪有以後的一帆風順呢？

電子時代來臨，早不是什麼新聞，也絕非眼下才開始，是否擁抱新事物取決於我們的態度。年輕人固然沒問題，從小就接觸電子產品，年紀稍大的處於新舊交替之間，可能會經歷陣痛，方可掌握。就像寫稿，十幾年前我還在稿紙上爬格子，也是經歷一番努力，才學會在電腦上打稿，要不然投稿、參賽等等都寸步難行了；目前，疫情未了，檢測、接種疫苗的預約，皆可在網上進行。這也是順應科技發展的新方式。

身處電子時代，接受新事物，其實也沒有那麼難。

亦敵亦友(下)

上一篇專欄文章中，我們談到佛洛依德與培根兩位英國畫家相識相交再到反目成仇的傳奇經歷，今次出場的兩位畫家均在巴黎生活多年，且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現代藝術的發展歷程中各自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位是野獸派發起人馬蒂斯（Henri Matisse，一八九九至一九五四年），另外一位則是立體主義先鋒畢加索（Pablo Picasso，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三年）。

一九〇六年，畢加索與年長他十二歲的馬蒂斯相識於巴黎知名作家兼收藏藝術家斯泰因的家中。彼時的二人，雖說都對藝術產生濃烈而近乎迷戀的感情，卻遠非人人熟知的知名藝術家：馬蒂斯在前一年的巴黎秋季沙龍中展出了日後成為他本人乃至整個野獸派的代表畫作《戴帽子的女人》，卻引來全場嘩然，惹得當時一位評論家忍不住揶揄：「阿爾伯特的傳統雕塑宛若身處野獸群中的多納泰羅。」畢加索那時的際遇更是遠稱不上好，他那些彌散着憂愁藍色的畫作無法找到買家並打開市場。愈發窮困的畫家不得不燒掉畫作取暖，才可度過那個異常寒冷的冬天。

這樣兩位際遇相近、均難以為當時巴黎主流藝術圈所容的藝術家，原本應惺惺相惜，事實上卻恰好相反：畢加索對於馬蒂斯的才華以及他樂觀沉穩的性情頗為不滿，馬蒂斯對於這位西班牙同行誇張的表達方式也難以接受。兩人雖說看上去有來有往，互贈畫作，但據說畢加索曾朝馬蒂斯送給他的畫作投擲飛鏢。



黛西札記
李 夢

而且，馬蒂斯與畢加索喜歡上了同一位女人，這讓生性風流的畢加索格外生氣，甚至曾創作一幅名為《女人花》的畫作以回應馬蒂斯以該女子為模特創作的油畫《女子肖像畫》。

儘管私下裏不乏爭鬭，這兩位藝術家在同一時空中相逢相知的經歷，對於二十世紀藝術史的發展起到甚為重要的推動作用：馬蒂斯開創野獸派，以色彩直白表達畫人的心情，從此畫作不再只是自然風景的如實描摹，更多了映照畫家內心世界的功用；而畢加索開創的立體主義，注重線條及形式，為二十乃至二十一世紀的先鋒藝術家打開一扇探看世界的新窗。不論野獸派還是立體主義，均在意創新，希望拓展藝術表達的更多可能。誠如康定斯基談及這兩位既是朋友又是競爭對手的畫家時說道：「馬蒂斯，色彩；畢加索，形式。兩個偉大的流派，一個偉大的目標。」



▲馬蒂斯畫作《戴帽子的女人》。作者供圖



英倫漫話
江 恒

幾天前，我意外收到老鄰居的一封信，他說「綠葉豆」（Leafy bean）咖啡館馬上就要重開了，如果以後有機會請你再去喝一杯。這封突如其來的信，讓

我無生趣的生活泛一起一漣漪，也勾起我對如煙往事的回憶。其實自從去年初疫情爆發以來，倫敦經歷了數次封城，大家已不能隨便來往，直至我後來搬了家，我和鄰居之間便沒有了聯絡。而他口中所說的那家咖啡館，就位於我們附近的一個帕莫斯格林（Palmer's green）地鐵站，終點直通市中心的金融城，我們有時搭車時會撞到一起，順便就請對方喝一杯咖啡，可惜咖啡館之前也因疫情關閉了。

我過去由於工作的關係，常搭早班車去金融城，和許多通勤族一樣，我習慣到地鐵站這家咖啡館買杯熱咖啡，邊喝邊看看書，刷刷手機，以此打發等車的時間。很快我便留意到一位長者，也是咖啡館的常客，他花白頭髮，身材瘦高，背部微駝，臉上爬滿皺紋，一看便知飽經風霜，但總掛着溫暖的微笑。他從來沒有同伴，時常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那裏，像看窗外風景，也像思考心事，有時喝完咖啡，還會和大家一樣登上列車，踏上屬於他自己的旅程。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和他有了對話，聊天中得知，他有一個非常普通的名字喬治，但身上卻有着不尋常的經歷。他年輕時在金融城有一份不錯的工作，每天便從這個車站出發，隨着後來娶妻生子，車站也成了全家人出門休閒的快樂起點，再到後來，兒子意外去世，妻子也患病撒手人寰，從站台出發的人便只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或許是出於寂寞，他依然喜歡像過去那樣，經常去車站，有時會坐車去昔日工作的地方看看，用他的話說，這裏有許多屬於他的美好記憶，時常像放電影一樣，一幕幕在腦海中浮現，耳畔是歡聲笑語，親人就在左右相伴，彷彿他們從來沒有離他而去。

於我而言，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我們常常聽到白髮人送黑髮人，痛失伴侶，人近暮年卻要孤獨終老，這一連串

通往春天的地鐵



電影《贖罪》取景自倫敦奧德維奇地鐵站。劇照

的打擊都發生在一個人身上，難免讓人唏噓，感慨造化弄人。但我也常想，他曾擁有體面的工作，親密的愛人，和睦的家庭，至少他也得到過老天的眷顧，就像倫敦地鐵發生的另一個廣為流傳的愛情故事，有至愛親人和美好過去值得思念，又何嘗不是一種幸福。

這個愛情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瑪格麗特的老婦人，她從二〇〇七年開始，每天都會來到倫敦堤岸地鐵站（Embankment），然後坐在月台的長椅上，靜靜地等待下一列地鐵進站。每當列車進站，車門打開的瞬間，地鐵內就會響起倫敦人最為熟悉的廣播「Mind the gap」（小心間隙），而此時老人的臉上總會露出幸福的微笑。實際上，說出這個聲音的不是別人，正是她二〇〇七年去世的丈夫奧斯瓦爾德·勞倫斯，一名前倫敦北線地鐵的播報員。

這句廣播的錄製是在四十多年前，當時奧斯瓦爾德還是一名頗具台詞功底的戲劇演員，極為有緣的是，他和瑪格麗特首次邂逅恰好在地鐵站，而他對正要上車的瑪格麗特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Mind the gap」，或許就是這句話打動了她的芳心，也成為她對這段刻骨銘心愛情的最深刻記憶。以至於丈夫去世後，堤岸站成了唯一播放他原聲的地鐵站，瑪格麗特也每天堅持以聆聽播報的方式來表達對丈夫的思念。

直至二〇一三年倫敦地鐵更新語音系統，奧斯瓦爾德的這句錄音也被替換。為了不失去精神寄託，瑪格麗特向倫敦地鐵申請得到丈夫錄音的拷貝，一

些熱心人士也積極奔走，希望能恢復播放原來廣播，最終感動了堤岸站工作人員，得以原音重現。這個故事後來還被搬上銀幕，以紀念這段穿越時空和跨越生死的浪漫愛情。

如果說前兩個故事中地鐵留給人的是美好回憶，那麼在二〇〇七年上映的英國影片《贖罪》（Atonement，又譯《愛·誘·罪》）裏，地鐵則代表了壓抑和絕望的隱喻，由英國影星綺拉·奈特莉飾演（Keira Knightley）的出身流社會的大小姐塞西莉亞，與家僕羅比的愛情故事，注定了是飽經磨難，生離死別。

影片中，在年幼無知的妹妹誣告了羅比，導致他被發配從軍之後，這對苦命鴛鴦便勞燕分飛，最終羅比在一九四〇年敦克爾克大撤退的前一天因敗血症死於布雷斯沙丘海灘，而塞西莉亞同年在倫敦巴勒姆地鐵站（Balham）躲避納粹德國的大轟炸時，不幸遭遇洪水而罹難，她在生命走到盡頭之前，眼神流露出的是對兩人戰後重逢、相聚和相守的無盡渴望。

二〇一六年我曾陪同一個國內攝影組，實地參觀了影片的取景地——倫敦奧德維奇（Aldwych）地鐵站，如今該站已永久關閉。在參觀中，我問女解說員，如何看待《贖罪》的故事，她的回答我迄今難忘。她說，妹妹為兒時的誤解和偏見，付出了終生懺悔的代價，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小說中幫他們團聚，讓他們得到了應有的幸福，從這個角度看，我寧願相信她當初沒有死於洪水，而是搭上了通往春天的地鐵。

滿園春色

九龍公園內滿園春色，正值杜鵑花等鮮花盛開季節。九龍公園也是今年香港花卉展覽點之一，園內群芳爭艷，不少市民前來觀賞。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



人生在線
施純培

辛丑牛年到來，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冀望新時光帶來新景象：經濟騰飛牛氣冲天；股市交投牛市暢旺；人們體魄牛般壯健；病毒消除「牛」轉乾坤。一年多前，新冠病毒蔓延全球，顛覆了人們的生活常規。原是海闊天空，遨遊四方；親朋好友歡聚同樂的美好時光變得遙不可及。由此，百業蕭條，經濟衰退。人們也只好面對封閉和隔離的境況，脫離群體生活和減少社交活動，暫別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由於病毒的廣泛傳播，人們似乎沒有安全之地，外出怕人多來往傳染；室內怕天井效應，渠道氣流傳播感染。專家說，廚房、廁所窗

門要關閉；開抽氣扇有可能會抽出排氣喉內的病毒。病毒防不勝防，人們彷彿要身處真空容器內方為安全。疫情的肆虐最開始讓人無所適從，隨着做好「戴口罩、勤消毒、少出街、免聚會」等防疫，如今也漸漸學會與病毒共存。

香港的疫情尚未完全受控制，當局仍在集中力量打攔截戰，自一月起多次圍封檢測，日前確診數字維持在相對較低。這些固然離不開站在防疫前線的醫護人員和追蹤檢測病毒的工作人員，他們無畏無懼、全心投入，為治病救人、為防疫抗疫付出不懈的努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本地疫情相對平穩和得以控制，這是大家所敬佩和讚賞的。

流行病毒的急速擴散和廣泛傳播前所未有，如此頑固持續不退的病毒肆虐，在

抗疫感受

這階段似乎未有對策。這一役是對人類的巨大挑戰，看來自然界的力量是巨大無比的，人類的智能相對渺小。雖然現代科技先進發達，網絡世界無遠弗屆亦無助疫情的治理消滅。不過，隨着疫苗正走向廣泛接種，為抗疫帶來曙光，從而恢復原來的生活方式，大家期盼這一天的到來。

這次病毒爆發如何防治，可看出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社會制度對疫情防控的不同結果。有的國家發揮統一領導，集中力量，集體響應嚴格執行防控措施，疫情得以迅速平復。相反，看到一些標榜社會制度優越，主張所謂民主自由的富裕國家，軍心渙散，未能集中力量，統一行動消除病毒，反而使其不斷擴散無法收拾。由此，如何看待社會制度的優劣，人們心中已有明確的答案。

流行病毒的急速擴散和廣泛傳播前所未有，如此頑固持續不退的病毒肆虐，在